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王鹏帆 译

天使在消失

天使が消えていく

天使的世界刺入一道寒光，
有谁能为她守住眼中的那片碧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王鹏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在消失 / (日) 夏树静子著; 王鹏帆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47-1764-9

I. ①天… II. ①夏…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7902号

原题 天使が消えていく
著作者 夏樹静子
TENSHI GA KIETEIKU
by NATSUKI Shizuko
Copyright © NATSUKI Shizuko 197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e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oodbell Co., Ltd.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66 号

书 名 天使在消失
作 者 [日本]夏树静子
译 者 王鹏帆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光文社,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64-9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病重的天使	001
	2 第一起事件	011
	3 援手	022
	4 被害人	029
	5 天使的栖居地	035
	6 嫌疑人	046
	7 决意	055
第二部	8 第二起事件	067
	9 狰狞的母亲	077
	10 关联	086
	11 恐怖之芽	098
	12 接点	107
	13 莫名死亡	115
	14 状况	128
	15 那个男人	135
	16 意外的收获	143

	17 挑战	153
	18 温泉之行	162
	19 焦躁	167
	20 纷争	176
	21 看不见的敌人	180
	22 证词	193
	23 追踪	194
	24 幕后主使	200
第三部	25 陷阱	209
	26 相逢	218
	27 阴暗的结局	223
	28 墓碑前	226
	29 真实之光	230
	30 天使与恶魔之间	233
解说	夏树静子和她的女性推理书写 ——天蝎小猪	

第一部

1 病重的天使

一辆出租车在九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正门前停了下来。刚下车的亚纪子被反光镜中炫目的阳光照中，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让她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这就是南国的阳光啊——

学生时代加上在报社工作的时间，她一共在东京待了整整八年。这还是八年来第一次在故乡福冈体会到夏天的感觉。福冈是个毫无地方色彩的城市，乏味的日常生活让人感觉这里就像东京的一个区。从还未迎来梅雨季节的六月开始，那就像探照灯一般刺眼的阳光，才让人意识到这的确是南国才会有的现象。

穿过石造的古典拱门，走在清扫干净的宽阔道路上，很快就到了刚才电话里问来的地址。那是一栋崭新的奶白色建筑，透过茂密的树木间隙，亚纪子看见“综合门诊”这四个用黑色瓷砖拼成的大字。

下午没有病人的门诊显得十分冷清，打扫卫生的大婶弯着腰手拿吸尘器慢吞吞清扫地面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悠闲。

二楼的儿科问诊处也一样，一个年轻的护士隔着玻璃，挂着一副快要睡着的表情注视着无人的走廊。

“对不起，请问原木医生在吗……”

听到询问声，护士才像刚睡醒似的，缓缓站起来。

“医生好像正在帮病人插管……请问您是哪位？”

亚纪子递出一张小型名片^①，上面写着“《妇人文化》记者 砂见亚纪子”几个字。她还没习惯名片上的头衔。护士的目光从名片移到亚纪子左手拿着的相机上问道：

“有预约吗？”

“有，约了两点。”

“那就请您到那个房间里等一下吧。”

女护士指指亚纪子背后挂着“特殊检查室”标牌的房门，并走出问诊处的玻璃房为她引路。

特殊检查室内飘散着一股金属气味。放满文件夹和书本的书架环绕着一张不锈钢书桌和两把椅子。书架的阴影中有一个洞穴般大小的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床上搁着各种让人产生恐怖联想的复杂器具。

门一关上，外面的声响就被隔断了。

房间只有一扇面积很大的玻璃窗，亚纪子的视线投向窗外，看到了位于背阴处的旧馆。木造的旧馆已经变得腐朽不堪，墙壁上到处都是黑色的斑点。陈旧的建筑和脚下的新造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眺望着这番景象，又有一种不知是焦躁还是无力的情绪在亚

^① 小型名片：比日本通用名片尺寸略小，多为女性使用。

纪子的心底开始翻腾。

之所以会辞去东京报社的工作，是因为和为人夫的上司的恋情在社内曝光所致。身为当事人的部长在恋情曝光后还抛弃了她，亚纪子心一横就辞去了工作。真可惜，如果事业顺利的话，她或许会成为一流报社文化部的中坚记者。如今的亚纪子只能在一家地方妇女会刊物任职，这和以前的工作比起来差别真是太大了。虽然如此，但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突然回老家混饭吃的女性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亚纪子回想起这些，又把翻滚到喉头的苦水给咽了下去。她转过身背对旧馆，拉开椅子坐了下来，并且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翻看。

原木冴子医生，三十五岁，九州医大循环器研究室，
儿童心脏病专科，九州医大毕业，哈佛大学研究室留学
两年，五月归国……

笔记本上凌乱地记载着和原木冴子相关的资料，这都是《妇人文化》的总编——松角逸子在决定本期“女性风貌”专栏要采访原木冴子时告诉亚纪子的。

“女性风貌”是一个结合图片介绍福岡县内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女性的系列专栏。刚进入杂志社没多久，亚纪子对当地的妇女会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上司分配给她这样一个不算太复杂的专栏。其实亚纪子入社也才三个多月，说是系列专栏，她也只采访过四期而已。

思绪回到当下，亚纪子听到有人叩响了门扉，房门随即就被打开。

“让您久等了，我是原木。”

说话的人是个嗓音低沉富有节奏感，穿着白褂身材娇小的女性。她那圆睁的大眼睛和厚厚的嘴唇让人联想到了黑人。女人关上门走近亚纪子，她朝亚纪子点头打招呼的动作和声音一样具有弹性。

亚纪子也急忙站起身向她问好。她已经和原木医生通过两次电话，对方也明白她的来意。原木医生微笑着让亚纪子坐下，自己也坐到了桌子的后面。两人相对坐下后，原本有些紧张的亚纪子心情也放松了不少，她感觉某种油然而生的情绪让自己十分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

“听说您刚从美国赶回来……”

“是的，上个月初刚回来。”

“您觉得和美国比起来，这里的从业环境如何？”

“医院的规模不一样，对于医疗设备的投资也有很大差别。比如 Katheter^①——就是检查心脏使用的导管。在美国一根导管最多只能使用十次，但在这里同一根导管却要反复使用上百次。导管价格昂贵，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但反复使用上百次，导管内部肯定会残留下一些杂质，病人使用这样的导管做检查可能会引发炎症。”

谈话的内容突然变得很专业，但说话者自己却没有发觉。

“儿童心脏病近来颇受关注，那这家医院的心脏病患者多吗？”

“我们所接收的大多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每周大概会有五六

① Katheter: 德语，导管。

个人接受手术。只是检查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吧……”

“这么多啊……而且心脏病的手术也分很多种吧?”

“大致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治疗的根治手术,还有一种治标不治本,我们称作姑息手术。这种手术只能暂时延长患者的生命。实施这种手术的前提是患者年龄太小,或者体质太弱,进行根治手术有一定风险。一般只有四岁以上的儿童才可以实施根治手术。”

“四岁以下的儿童就要接受两次手术咯?”

“是的。这也是目前心脏病手术的一个问题。在进行根治手术对心脏进行近距离处理时,心脏不停鼓动输送鲜血会给手术带来阻碍,所以必须让心脏暂时停跳。停跳的这段时间,就用人工心肺装置代替。如果病人的年龄太小,这样做就有非常大的危险性。但话说回来,开胸手术一人一生最好只做一次。所以人工心肺装置的改良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的研究课题。”

原木一句一句条理清晰地说给亚纪子听。虽然都是些专业性的话题,但亚纪子这个外行人也能听得津津有味。可惜“女性风貌”这个专栏的字数有限,无法将原木所有的话都刊登上去。亚纪子把话锋转向原木医生的个人问题。

她说自己的丈夫是同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自己还有一个在美国读了两年小学、习惯了当地的环境而不愿回国的儿子。原木用与回答专业问题同样的爽朗语调谈起自己的家庭。

“您和您丈夫虽然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但分属外科和儿科。你们应该不常碰面吧?”

听亚纪子这么问,原木的嘴角一翘,微微笑道:

“我丈夫是心脏外科的专家，所以我们平时会有接触。一个病人要动手术，内科、儿科以及心脏外科的医生都要聚集在一起进行会诊，商讨手术方法、过程以及其他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见面。”

说着，她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补充道：

“但在会诊的时候，也会产生意见对立的情况。”

“是关于到底要不要进行手术的问题吗？”

“这种根本性的对立很少出现，通常是细节处理上以及费用的问题。”

“费用……”

“心脏病手术的费用非常高。比如只是用插管法进行一次心脏检查就要住院一周，加上检查的费用大概要十万日元左右。检查好后，决定要进行姑息手术，手术费是三十万日元。如果四岁过后再进行一次根治手术，那手术费用将近六十万日元。想要根治先天性心脏病，从头到尾必须要花上一百万日元左右。内科已经将各种费用压到最低了，但还是有很多患者拿不出这笔钱。”

“那付不起手术费的人怎么办？”

“可以向县市内的心脏病研究医疗机构申请减免费用，但也要看对方有没有这笔预算。眼看着患者不进行手术就要死亡，却申请不到费用的减免，最后错失良机让患者丢了性命的例子也不少见。我负责的病人都是孩子，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年轻夫妇，刚刚降世不久的爱情结晶就这样夭折了，更加让人觉得可怜。”

刚才还充满灵气的双眼如今浮上了一层阴影。原木说到的心脏病医学问题，其实应该也可以算是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吧。亚纪子已经为这个短小的专栏找到了焦点。

之后亚纪子让原木站在窗边，拍了四五张她的侧面照。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原木利索地拿起了听筒，简短地回答了几句后说道：

“待会我就过来。”说完便放下了听筒。

亚纪子收起照相机向原木致谢。原木突然对她说：

“我现在要到住院楼去查房。有一间病房住着七个患心脏病的儿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

“非常荣幸！”

两人走在比刚才更安静的走廊上。原木的身材比亚纪子要小得多，但脚步却非常快。

通过走廊两人进入旧馆的北侧，周围的环境瞬即变得昏暗。整座建筑物让人感觉非常潮湿。旧馆所有的房间都被用作病房，这里的走廊上人来人往，护士和年轻的医生看见原木都会向她打招呼，每当这时亚纪子都会放慢脚步。

那间住满心脏病患儿的病房就在三楼儿科病区的最末端。病房的门窗全都开着，安静的病房内流淌着凉风。

看到原木，坐在靠窗病床前的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脸上露出了安心的表情，站了起来。原木朝她走去。

亚纪子站在门旁，悄悄地环视了病房一周。六张病床排成两行。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一个五到十岁大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一脸苍白，大部分孩子都在睡觉。他们的母亲也坐在床边休息。有一个大概是学龄期的少年正仰卧在床上看书，整间病房让人感觉静悄悄的。原木弯下腰给窗边病床上的那个孩子把脉。

忽然，亚纪子听到身边某处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婴儿哭声。她连

忙左顾右盼，发现一张不锈钢材质的移动婴儿床放在敞开的门背后。于是她下意识地走到床边，看见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在白色的襁褓中缓缓地动着自己的手脚，发出沙哑的哭声。但当那小婴儿看到亚纪子时，就突然不哭了。她的一双黑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看见了什么新奇事物似的注视着亚纪子。仔细看的话，能看见婴儿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小的汗珠，她的那张还只能吃奶的小嘴微微喘息着。

也不知为什么，亚纪子就像被吸引住了似的，视线紧盯着婴儿不放。第一眼看见她时，因为她的身体非常小，还以为她出生没有多久。但这孩子的身上却没有新生儿特有的红黑色肌肤褶皱。不光如此，她的皮肤白到了透明的程度。瞳仁又黑又大，大眼睛就好像在对自己说话，展现出丰富的表情。浅褐色柔软的头发的，粉红色像富士山一样撅起的嘴唇……从头到脚都包裹在襁褓里的模样，活脱脱一个圣诞卡里描绘的小天使。

亚纪子感到胸口有一阵针扎似的刺痛。这孩子可爱到令人感动的程度，但同时她所散发出的可怜气息，又让人心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

直到护士走到床边弯腰给孩子喂奶，亚纪子也没发觉有人过来。护士在婴儿的嘴边围上一块纱布，再放上一个奶瓶让她吸吮。婴儿很快就叼住奶嘴开始吸吮，但吸了五口她就松开嘴歇一歇，然后再吸上几口，再歇一歇。这样的情况重复两三次后，奶瓶里还剩下半瓶奶，婴儿再也没有力气喝下去了。

“她一次喝不了很多。”

护士看着奶瓶上的刻度，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她在手头的本

子上写了几笔,就匆忙离开了。

原木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亚纪子的身旁,她对迫不及待想要问个明白的亚纪子说:

“这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看她长得很小吧,因为她的体重一点儿也没增长。而且她那青白色的肌肤是心脏病患儿的特征。”

“她的病情很严重吗?”

“是严重的心室中隔缺损。她的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的间隔有一个先天性的洞,近期她的心脏频频停跳,所以要尽快实施姑息手术才行。但这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经济上……”

原木很少见地没把话说完。她伸出手握住露出襁褓的小手,满怀深情地注视着婴儿的眼睛。

“哪怕一天也好,我们希望能尽早为你动手术哟。”

亚纪子还是第一次听见原木用如此富有母性的声音说话。

就写这孩子的报道吧——亚纪子瞬间做出了决定。已经多时不曾出现,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缘由的兴奋鼓舞着亚纪子。

“医生,可以让我在这里拍张照片吗?和这孩子一起。”

原木有些惊讶,但随即爽快地点点头。躺在婴儿床里拍起来比较难,于是原木抱起了孩子。在白褂的反衬下,婴儿的小脸越发白了,简直就像个陶瓷娃娃。她在原木的臂弯中一动也不动。亚纪子突然一阵心悸,还担心那孩子是不是……但仔细一想,应该只是吃饱了快要睡着而已。

按下快门时,婴儿的上眼皮渐渐向下眼皮靠拢,黑色的瞳仁被眼皮遮住。又长又软的睫毛遮住了余下的眼白。

拍完后,原木把婴儿放回床上。放下的一瞬间,富士山形的小

嘴唇突然撇了一下。那是婴儿在即将入眠的一瞬间所展露出的微笑,因为只有那一刻,她才感到舒适无比。

这是天使的微笑。亚纪子情不自禁地将这孩子与流落到人间,即将遭受黑暗命运的天使联想到了在一起。

2 第一起事件

玄海饭店建在博多站西侧五百米，车站周边比较安静的一块区域内。像福冈这样的都市，车站周边之所以会比较寂静，是因为数年前车站从原来的位置向南面移动了大约五百米左右。车站新址原本是老车站的后门。后门和老站热闹的正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里是一片只有仓库和荒地的闲置地段。最近新址的周边才完成了修整工作，站门前出现了高楼和商店，看起来整洁气派。但只要离开这块地方，就又只剩下空地和老旧的建筑。

从玄海饭店往西走一段路，有一条名叫春吉的商业街，街上有不少餐厅和情人旅馆。因此玄海饭店变成了连接寂静和喧闹的路标。它的一边是寂静的新城区，而另一边是喧闹的老城区。

六月二十四日，福冈从早上开始就受到了三号台风的影响，断断续续地刮风下雨。台风经过九州，晚上八点过后穿过山阴地区，所以到了半夜，还时不时会有强风吹过。大风吹落了树上的绿叶，卷起叶片在夜半无人的站前道路上乱舞。

半夜两点左右——正确地说，应该是六月二十五日的凌晨两

点二十分。两辆博多警署的警车鸣着警笛在玄海饭店的门口停下。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有辆巡逻车停在了饭店门口。巡警接到饭店方面发来的求助,说有一名住客被杀。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巡警到达现场确认情况,之后他们用无线电通知了博多警署。又过了十分钟左右,警署的人马赶到。

博多警署搜查一课警部补巽志郎从警车上下来后,目光迅速地将饭店周边扫了一遍。玄海饭店是一栋四层的小楼,建在电车路往南拐的细长小路边。看上去房龄大概有五年左右,灰色的外墙上挂着标有饭店名称的蓝色霓虹灯。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一家清静的小规模商务旅馆。但春吉商业街就在边上,来这里翻云覆雨的男女应该不少吧。

饭店的北侧是纸板箱工厂的仓库,南侧的两层住宅似乎是住家,但灯都黑着。

看了一会儿,身材高大、看起来有些驼背的巽志郎大踏步地朝饭店正门走去。他的身后跟着四个来自博多署的刑警,个个都比巽志郎年轻。巽志郎四十多岁,今年是他升为警部补的第三年,以他的年龄来看,升到这个职位的速度并不算快。巽志郎长着一张地包天的嘴巴,柔和稳重眼神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并且给人一种比刑警身份更让人安心的印象。事实上,他的性格稳健,并且很有耐心。之所以会选择刑警这个职业,据说是因为他拥有超常的正义感。

身穿制服的巡警正在灯火通明的饭店大堂里等候,见巽志郎等人来后,便带领他们一同搭乘电梯来到三楼。电梯门开时,一个身穿黑西装、系着黑色领结的瘦男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